

再也见不到他了——回忆也全老人
遥望星空——追忆我所接触到的杨宪益先生
宗鼎风范江河千古——怀念宗江老伯
桐下十访果燕榭——怀念黄裳老人
虚弱的李阳秋——纪念李又兰阿姨
墨雨初晴——缅怀陈鹤年先生

薪传甘棠——也余家族名号趣考
简述也余家族历史

也余家族历史研究正误（增订）

遥望星空

李斧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年

1月

遥望星空

李斧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望星空 / 李斧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30-5

I. ①遥…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341 号

书 名	遥望星空
著 者	李 斧
责 任 编 辑	于奎潮 王娱瑶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30-5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遥望星空》 小序

杨 苡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和这十几年里的众多“忘年交”之一，虽然他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一直由于他的祖辈与我的关系，尊称我“杨奶奶”，这么多年来我也就从最初的不好意思的感觉到渐渐地习惯了。

我一向欣赏那些既有祖辈传承下来的文化底蕴，有舞文弄笔的本事，却在中学结业后走上“学了数理化，不怕走天下”的科技道路的年轻人。我喜欢夸他们有“科学头脑”，这是我经常用的词。这可能是因为自小不用功、贪玩，那些曾有过的雄心壮志早已被时代的齿轮啃个粉碎。所以我对他们总是羡慕、佩服，心底藏着个永远抹不掉的“自卑”！

当我知道李斧在驰骋于他的专业教育领域之余，还能埋头梳理出他的“另类”文章时，我感到欣慰。因为我能想象这些年来，作为一个国外的大学终身教授，他能懂得如何合理地调配他的业余时间，而绝不荒废！对故人的怀念、对自己走过的路的反思、对家族历史的探讨，有浓郁的亲情和友情，更有感恩之情，也有无奈的叹息……

这只是生命中的一段纪录，作者还年轻，他还要继续写下去。当李斧在异国遥望星空时，他会思念祖国、他的家乡、他的父亲。星空有时明，有时暗，偶尔有一颗流星在天空悠忽掠过。他会不会在感叹这个世界又有哪位他熟悉的老人仙逝？一切是个未知数，但现在我只想对他说：李斧，加油！你是好样的！

2013年10月（时年94岁）



再也见不到您了……——怀念巴金老人	001
遥望星空——追思杨宪益先生	008
宗师风范 江河千古——怀念黄宗江老伯	015
榆下十访来燕榭——怀念黄裳老人	026
慈祥的李阿姨——纪念李又兰逝世一周年	041
果而勿矜 蔽而新成——濮存昕印象记	051
倾尽一生 奉献祖国——纪念邝宣源先生	059
远去的母亲——纪念我的母亲丁秀娟	065
相约在天堂——记我母亲丁秀娟与郑韵阿姨的友谊	071
温暖我心的爱——写在我的祖母逝世三十周年	075
朦胧的回忆 终生的教益——回忆当年团中央机关幼儿园的两位老师	088
童年的景山——纪念景山学校成立五十周年	097
别梦依稀忆黄湖	108

师恩重如山 师表明如镜——回忆北京二十七中学唐树德
老师 126

命运的转折点——难忘的一九七七年 137

巴金家族历史研究正误（壬辰春增补稿） 148

附：巴金致李斧信 175

蔽芾甘棠——巴金家族名号趣考（增补稿） 177

简述巴金家族历史——从一张百年老照片谈起 182

《李林译文集》前言 197

《巴金的两个哥哥》增订后记 200

花怜人瘦 人比花愁——从兰陵三秀看汤氏女性文化传承
203

毗陵庄绛词三首及轶事 212

汤健业佚诗二首 217

《砥碧山房诗钞》购得记 222

《绣余吟草》淘书记趣 227

再也见不到您了……

——怀念巴金老人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浸透着柴科夫斯基灵魂的《悲怆交响曲》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里深沉地回响。络绎不绝的人群来到这朴素庄严的灵堂里为您送行。我站在告别的行列中，望着平静安详地躺在玫瑰花丛里的您，眼前浮现出一次次与您在一起的场面……

第一次见到您是在我的孩提时代。一九六四年八月，您途经北京。二十七日，父母带我去华侨大厦看望您。那时我只有五岁多，还不懂事。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对那次见面，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一天的日期也是父亲从您的日记上查出来告诉我的。我只是依稀记得见到了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您下榻的客房里有一个小电铃，出于童心好奇，我把它按了一下。几分钟后，一位服务员提着暖瓶拎着拖布来到房间，问您是否需要服务。您带有歉意说是小孩子调皮。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回忆起来的一点细节了。

接下来就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除了对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外，您在公众生活中消失了，我当然更无缘见到您。虽然父母常常念叨着您，但是作为少年的我并没有什

么机会了解您。唯一和您的无形“接触”就是偶尔能看到电影《英雄儿女》，可是原著作者名字却不见了。记得一九七一年父母带着我从他们各自所在的五七干校来到河南省信阳市小聚，送走母亲后，父亲和我在市中心转悠，发现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英雄儿女》，于是我们走了进去。刚懂事的我被电影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在看完电影走回旅社的路上，父亲对我讲述了不少关于您的故事，我这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是您。

一九七四年我随父母回到故乡四川。虽然又是第二个十年无缘见到您，不过在家里我们经常谈论您，惦念您。我在父亲的藏书中阅读了您的《家》《春》《秋》等多部著作和《父与子》等多部译著。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父亲到上海出差回来说起您问我想要什么书，我说想要《新英汉词典》，很快您就给我寄来了。后来据居住在上海的姑婆说，那时候给别人寄书，都是七十多岁的您亲自提到邮局打包邮寄。我也属于给您添麻烦的人，可是我却全然不知。多年后才体会到这部词典的分量。

直到我就读研究生后，一九八三年暑假到上海出差才再次见到您。您苍老了许多，大概是岁月沧桑、灾难无情留下的印记吧，不过您仍是那样慈祥。九月份父亲到上海出差，带回了您送给我的一个笔记本，在扉页上您为我写下了两句话：“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不在于收入。人活着，为了对社会有贡献。”此后的两三年，我连续好几次到上海出差，每次都来看望您。虽然白发苍苍，但是您的心态仍然年轻，喜欢和青年人交谈。您向来不善言辞，话语不多，我则是“童”言无忌，滔滔不绝。您总是微笑着静静地听我瞎聊，时不时地搭上几句话。有时客人来了，我



作者与巴金老人。摄于1983年盛夏

就躲到隔壁房间与姑婆和太姑说话，等到客人走了，我又回到您的身边。姑妈也非常照顾我，每次我来总是让我陪您说话，搀扶您在院子里散步，吃饭时也让我坐在您的身边。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夏天非常热，男士们在家里都只穿背心。记得有一次我和您合影，天热得我们都没有套上衬衣，大家戏言这是你唯一的“背心”留影。有几次我留宿在您的书房。姑婆指点着我搭好行军床，是您颤颤抖抖地抱来被褥。每次和您在一起，我总是非常愉快、兴奋。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激动不已。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我说得太多，没有更多地请您讲，听您的“火花”。当然您对我的教益更多是无形的：您深刻的著述，您博大的胸怀，您毕生的行为，都是对我最好的教益。

“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出国留学了。临行前到上海向您告别，你第一次对我说“以后你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多少带着点伤感。带着初次出国的兴奋，我轻松地

说：“您多保重。我会很快回来看您的。”那时候的我还很年轻，体会不到老人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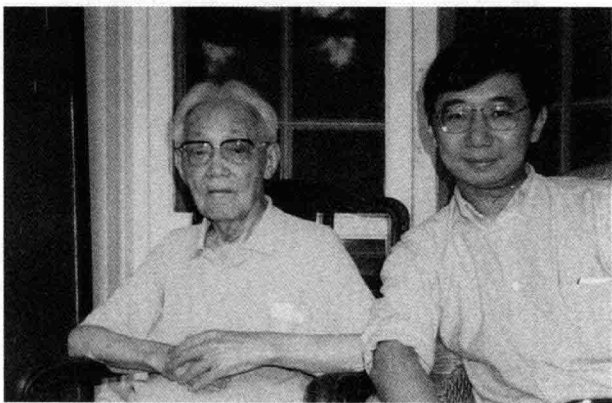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我第一次回国，专程取道上海来看望您。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我还是陪您聊天，扶您散步。可是您的言谈更迟缓了，您的脚步更沉重了。你说到要回四川看一看。我多少有点“激将”地回答：这话您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我就不相信您能成行。这次临别前望着我和与我同行赴美的小女，您又伤感地说：“你下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当然还是兴奋地安慰您。我离开不久后，您果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一九八七年，作者带女儿珊珊去看望巴金老人

一九九四年我回国讲学，再次取道上海来看望您。九十高龄的您已经更为苍老了。聊天的时候，您曾有一两次轻轻入睡；散步的时候，您也要借助手扶助步器。一天早起，姑婆要给我冲咖啡；我不愿意麻烦年迈的她，推辞说我不习惯喝咖啡。您喝咖啡的时候看见我没有喝，很奇怪。

姑婆说问过了，他不习惯喝。您马上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怎么不习惯喝咖啡呢？坚持请九姑婆给我冲了一杯咖啡。一件小事，体现了您关心他人细致入微。这次分别时，您更加伤感地说：“你下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这时候的我，除了说些安慰话，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了。



一九九四年，作者与巴老在上海

一九九七年见到您的时候，您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说话非常吃力，记忆也大不如从前了。这年八月底，我的姐姐和姐夫、我的大女儿（此时我已有二女儿）和我一同专程到杭州西子宾馆看望您。清早起来，我们推着您（已经不再是扶着您）一起去湖边散步，大家说说笑笑、十分热闹。您也和大家一起笑，有几次笑得非常开怀，偶尔也插一两句话。分别时，您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话，让我们保重，当然也包括“你们下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此后不久父亲托人把当年那个有您赠言的笔记本给我带来，可惜那位朋友的托运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让我感到无限的遗憾。好在父亲事先把赠言复印了一下。我深知这段话

反映了您的价值观，它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一九九七年，作者与巴老在西湖畔

一九九九年我应邀回国参加五十周年国庆观礼。在此期间，我与父亲一同到上海看望您。接连两天半，我们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来到华东医院您的病房。这时的您早已卧床不起，说话也非常困难了。见到父亲和我，您有些激动，刚想说话就喘不上气了，护士马上给您抽痰。这次是我主动对您说：您每次都说再也见不到我了，可是我每次回来都见到了您。望您保重身体，我还会再来看您。

此后我几乎每年都来看望您一两次，也都是我向您重复着这几句话了。有的时候您没有多少反应，我很难过；有一两次您认出了我，眼角流出一滴眼泪，我心情更是沉重。直到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六日我再次来到华东医院的时

候，大家都正守护着病危的您。十七日下午我处理完出差的工作后赶到病房时，您已经是在弥留之际了。站在病床前，我耳边仿佛又想起那句熟悉的话：“你下次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这是一九八五年我留学美国以来，您多次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也是二十年来时常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的一句话。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晚七点零六分，您平静安详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二十三日下午我们来到龙华殡仪馆为您守灵。在您的灵柩前，我又静静地琢磨着您二十年来反复说过的这句话，我终于明白了：尽管我深知您对死看得非常淡泊，可是这句话确实反映了您对生活那执著的爱呀！

反复回旋的《悲怆交响曲》就要结束了，工作人员将您的遗体移殓入棺。那一瞬间我真想再多看您一眼，但是我的眼睛却模糊了！棺木盖上了，我真的再也见不到您了。可是您慈祥的面容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也将长留在我心中。我从小尊敬您热爱您，可是此时的我多想自私地充满责备地向您倾诉心中的“委屈”：作为大地之子，您回归了大地，在读者温暖的脚印里，您即将化为泥土，得到永久的解脱，可是此刻您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无尽的悲思！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告别仪式有感
(发表时署名李治墨)

遥望星空

——追思杨宪益先生



美西时间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中国已经进入十一月二十三日），突然收到世姊阮丹青从香港发来的电子邮件。通常收到丹青姊的电子邮件，总是带来有趣的消息，所以我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打开这封英文邮件。没想到这次得到的却是噩耗：杨宪益先生于星期一清晨逝世。骤然的噩耗让我不知所措，不禁打开了电脑中的杂记，一次次与杨老的交往浮现在眼前……

最初听说杨宪益先生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从此有杨宪益先生的任何消息，我都会关注。后来知道杨宪益先生是《红楼梦》等诸多古典名著的英译者，更增添了敬仰之情。但是杨宪益先生是遥远的，也是高不可及的，与我没有任何关联。就好像天空中的一颗光芒耀眼的巨星，虽然我能享受到遥望中的兴奋甚至是喜悦，但是毕竟是遥望，永久的遥望。

二〇〇三年夏天，我有幸结识了我祖辈（三叔祖父、四叔祖父和四叔祖母）早年的共同密友杨苡先生。原来近一年前，杨苡先生来京探亲访友，因非典阻于京，未得返

乡。因为我在北京出差的临时工作地点离杨苡先生住所很近，所以我经常抽出短暂的工作间隙，前往杨苡先生处请益讨教，蒙先生不弃，遂成忘年之交。在交往中，我得知杨苡先生原来就是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有一次杨苡先生邀请我同行拜访杨宪益先生，让我喜出望外、受宠若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世界变小了，星空变近了，巨星不再遥远。



作者访杨宪益

翌日，我随杨苡先生和她的女儿赵蘅女士来到了位于后海的杨宪益先生寓所，那是一所简朴并且略微失修的小院。敲响大门，一位照顾杨宪益先生的男护工随即充满笑意地开门。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随大家鱼贯而入。大厅里坐着一位鹤骨仙风的老人，他就是杨宪益先生。杨宪益先生微笑点头，欢迎来客。杨苡先生介绍我为她的小友后，杨宪益就开始友善地询问我的情况，与我交谈。他不像一位大师，不像一颗巨星，就是一位朴素的长者、一位和蔼的老人。那一天杨宪益先生谈了不少，使我受益匪浅。我